

基于家庭教育视域的我国社会支持体系探微

耿秀芹

(山东职业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1)

[摘要]我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生育政策变革前提下,家庭教育困境也相应突出,这既有家长自身观念、能力不足的现实,更有社会支持体系不足的问题。基于教育理论及教育实践,深度梳理我国家庭教育新挑战、社会支持体系现状,探索现存问题的归因。为应对这个困境,需要政府主导、教育机构实施、社区参与,改善家庭教育“孤岛”现象,共同致力于家长提升计划,更新家庭教育理念,提高家长知识素养与能力素养,帮助家长更好地履行家长义务。

[关键词]家庭教育;亲职教育;亲子关系;社会支持体系

[中图分类号] G78; C9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01-0131-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01.045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人口总量不断萎缩的大环境下,我国分别于2013、2015、2021年适时调整了生育政策,总体策略是鼓励生育。为配合该政策,国家出台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地方有生育现金奖励等配套措施,目的是使多子化可以成为现实。然而坚持少子化(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及以下孩子,下同)的家庭依然居高不下:依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0~14岁人口占比17.95%,比201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少子化家庭占比有所上升。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根据相关数据进行估算,认为我国少子化家庭占比可能超过半数。

坚持少子化的原因很复杂,但不外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教育焦虑、经济环境、职场内卷、自我价值实现等。表象是教育、经济、职业规划等因素,归结于一点,便是针对养育困境的社会支持不足。

家庭教育是养育的起点,冠以“家庭”却已然超出“家务事”范畴是社会共识:从教育到经济到职场,无不受制于社会大背景因素,具有社会性特征。基于家庭教育视域,探索社会支持体系问题、提出解决之道,是对现实困境的回应。

一、家庭教育的社会性理论

人本主义代表人物马斯洛、罗杰斯认为:教育要强调爱、创造性、自我实现、自主性、责任心等品质和人格的培育。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观察学习和自我调节的作用,重视社会变量对人类行为的作用,认为人生活在社会条件下,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教育成效。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强调人类具有多面性认知,因而也就拥有多方面技能,只是挖掘、组合方式不同。因此表现也不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基于社会文化背景,借助其他人的帮助而实现的知识“再创造”过程;教育者是知识的促进者,学习者与信息加工主体。情感支持理论(emotional support)强调社会支持的重要性,通过提供知识、建议等给予他人帮助、支持,可有助于了解、解决问题。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类行为层次(activity)是受生理和社会需求驱动的;行动层次(action)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实施层次(operation)是对当前社会物质条件做出的。

以上教育理论表明:教育受家庭、社会氛围等多重因素作用,从教育理论、心理学理论视角看,它是社会各因素作用的受体,也反作用于家庭教育成败的社会实践中。家庭教育是教育链的起点,其教师是父母;父母的综合素质、教育能力是教育质量的奠基石;其环境具有社会性特征,易获得的社会救助环境有助于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二、我国家庭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

从已有的实践案例或统计数据看,我国家庭养育实践中,家长能力不足与社会支持不足长期并存。

(一)家长能力不足

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家长“价值”能力不足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长权威构建的基础是经验传承、财产传承、代际育儿、家族资源传承等,家长的能力与资源是子女的“第一桶金”,家长是子女的绝对权威。在经济社会、科技社会大环境下,家长价值被重新界定。家长在数字技术应用、信息甄别、亲子沟通模式等方面不能与时俱进,就无以参与信息支持、创新创业、资源整合等价值创造过程,其在子女心目中就不再是无可挑剔的,甚至被认为毫无借鉴价值。

除“经济”价值外,“形象”价值也同样重要。我国教育强调全面发展、立德树人,父母就是引路人。而现实中部分家长除生活照顾外,无法对子女提供情感支持、教育引导、社交指导、人生规划,更遑论深谋远虑。如果家长忽视了自己的“社会角色示范”的引路人效应,其自身“形象”就会贬值。

当家长“价值”能力不足时,其对孩子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行动能力必将大打折扣。

2. 家长“活动”能力不足

其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缺乏活动理念:家长没有共同参与家庭活动、亲子活动的理念或习惯,日常生活是两条平行线各自运行:一条线是家长的家务活或者工作,另一条线是子女的学习,二者没有交集。理念建设落后,原因之一是家长们没有提升自己的内在认知和内生动力,二是对亲子活动的方式方法茫然无知。结果,手机等信息产品深度侵袭日常生活就不足为怪了。

收稿日期:2025-6-1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一般课题“国家生育政策变革下的家庭教育问题及社会支持体系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3JXY148)。

作者简介:耿秀芹(1971—),女,山东济南人,山东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学、财政学。

二是轻视活动意义:家长不能理解家庭活动、亲子活动的“耳濡目染”效应,更不理解寓教于乐的精髓,使得言传身教落空。一个成功的、高质量的亲子活动,涉及事前规划与沟通、事中配合与协调、事后亲密回忆与体会,是密切家庭关系、构建健康亲子关系的重要路径。基于教育角度,亲子活动可以培养孩子爱的能力、团结合作的理念、总结归纳的习性。家长的忽视既丧失了家长“以身示范”的机会,也不利于培养孩子亲力亲为、自主创新精神。

三是偏离活动本身:部分家长尤其是父亲误将经济供给认作履行家庭教育义务的全部,以偏概全,因此较少甚至不参与孩子的学习活动与日常活动,更没有沉浸式交流。其结果是亲子关系疏远,家庭教育氛围不和谐。

以上现象都会造成孩子对家长的疏离感。他们排斥家长说教,进而沉迷于游戏、手机之间,其后果不仅仅负面影响了学习,也不利于良好习惯的培养。这种疏离感又带来家庭教育效率低下的问题。

3. 家长“正人正己”示范效应不足

我国家长群体中,尤其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群体,不再学习成长、忽略自我管理现象很普遍。“教学相长”的价值不仅存在于师生之间也存在于家长与孩子之间。一个从不读书的家长,或者经常玩手机而不做家庭建设的家长,或者日常行为拖拉毫无目标计划性的家长,或者不负责任的家长,大概也无从要求孩子热爱读书、善于规划、自律自强。如果“不知今夕是何年”,那么家长将难以适应朝夕巨变的信息社会。

究其原因,是家长将教育全盘推给学校,却不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事实上,学校教育的强项是智育,如知识学习、集体精神、家国情怀等;家庭教育的强项是行为习惯的培养,如坚韧、笃学、自律等,这些习惯远胜于读书本身,需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养成。回归到家庭教育的本源,“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揭示了言传身教的影响,也揭示了亲子关系即感情纽带的作用,同时还强调了早期教育的关键性和家庭在个性化教育方面的优势。这句话是要落在实处的。

(二) 社会支持体系不足

1. 家庭教育理念的传导、更新系统显得疲弱

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是提倡科学的教育分工、德育智育相得益彰,该理念需要社会力量进行系统性传导、更新。当前问题表现为:

一是教育“义务”理念的传导机制不足:教育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在引导家庭教育义务方面,在厘清德育与智育、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功能、差异方面,着力不够,其后果是不少家长坚持狭隘的教育义务观即教育是学校的义务,而放弃自己作为第一任教师的义务。

二是“公平正义”新观念被弱化:传统观念如孔融让梨、割骨疗亲等弘扬谦让和孝道,但过度压抑个性,忽略了公平正义价值观。在引导、构建家庭教育新理念方面,公序良俗、自尊慎独、自立自信等现代观念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是“成人”教育的理念鲜有提及:“成人”教育即如何教育、引导孩子,在德商、情商、智商三方面全面发展,成长为一个对家庭、对事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一个有胆识、有担当、有进退、懂取舍的人。当前,家庭教育重视“养”,重成绩、重效用,急功近利,忽略权利、责任、义务等教育内容;学校教育重视“学”。事实上,“成人”教育才是贯穿教育始终的内容,“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才是革故鼎新的方向。

以上新理念的形成、运用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持续跟进,持续建设。

2. 我国亲职教育尚未纳入教育体系

亲职教育(parental education),简言之即教育家长如何做好家长的教育,俄罗斯称之为“家长教育”,我国台湾学者曾嫦嫦称之为“怎样为人父母”的教育。我国当前亲职教育存在三个突出问题:

一是我国目前尚未将亲职教育纳入正规教育范畴。2024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42076亿元,主要用于学校教育等各类教育领域。但没有公开的权威数据明确给出我国亲职教育的投入情况。也没有查到地方教育资源投入亲职教育的数据。

二是我国没有完善的家长评估、家长救助、家长提升等体系。我国有民间机构对0~6岁儿童家长进行早期教育素养评估,共五个维度:基本素养、察觉能力、沟通能力、引导能力、应对能力,因机构分散、级别较低,尚未形成权威数据。另外,我国在儿童福利领域会对困境儿童进行家庭评估,目的是确定儿童的生活环境、家庭养育能力等,为实施相应的经济救助和保护措施提供依据,该评估倾向于经济能力评估。关于家长救助体系,我国一直都有对困难家庭家长的救助,包括特困、受灾、医疗、住房等,经济是救助的重点。我国的家长提升计划较多体现在中小学阶段的家校合作中,通过家校合作使得家长参与到教育中。部分家长对家校合作持排斥态度,区域间的家校合作资源也差别较大,效果参差不齐。基于家庭教育的家长评估、家长救助、家长提升体系尚未构建。

三是亲职教育杂乱无章。需求方面:由于社会压力增大、家庭结构变化,大中城市家长对亲职教育有爆发式需求,他们尊重科学的家教方式,认识到“结果导向”与“过程导向”的巨大差异;而县城及以下地区,对亲职教育缺乏认知。资源供给方面:我国亲职教育参与主体多元,水平良莠不齐,且供给不均,赋能效率不足,贩卖焦虑有余。

经济社会发展对家长有更多要求。同时,由于不同年龄段的家庭会遇到不同的家教困境,多子女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还必须认识到亲职教育是终身教育。

3. 我国家庭教育救助体系尚不完善

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我们遇到举足无措的父母、声嘶力竭的父母,还有无所事事的父母,他们在一个个孤岛上独自面对家庭教育难题。当前我国家长们的共性际遇是不能解决孩子在学习上遇到的问题,而且好像也求助无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

设若有救助热线、社区服务、共享资源可以帮到他们,也许会缓解家长的焦虑,或者有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更好地应对学习困难。

4. “父亲”的成长环境有待培育

家长尤其是父亲的作用需要深度挖掘。据研究统计,“棍棒父亲”“吼叫父亲”“手机里的父亲”“消失的父亲”占相当比重,农村尤甚。因此父亲的成长环境及责任心有待培育,当前突出表现有三:

一是观念陈旧:传统观念如“男主外女主内”、大男子主义等仍有市场,唯独忽略了身为父亲的职责。1919年鲁迅先生大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长者本位、权力思想、利己思想等恶习,至今仍是某些父亲的画像。

二是逃避责任:男性以无效社交、无谓的加班等形式逃避家庭教育工作屡见不鲜,他们游离于家庭教育之外,既无意担责也无力担责,只身抽离繁琐的亲子交流活动。

三是微观环境中,“奶爸”友好型氛围尚未形成。这种现象已引起了广泛重视:全国总工会开展了“幸福奶爸行动”,

倡导各级工会以加强婴幼儿照护为主题,开展奶爸培训、竞赛等活动。宏观来看奶爸的表现,大中城市优于小城镇,青年人优于中老年人。

健康的氛围是男性家长成长的必备要件。良好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多子女家庭教育,也呼唤男性家长的参与,进而培养性格健全、具备阳刚之美的孩子。

以上问题的解决已然超过家庭、个人能力范畴,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帮助。

三、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设计问题

近年来,我国已经认识到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重要性。2024年11月,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提出以数字化助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赋能教育教学方式变革。同年,教育部等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强调政府统筹、社会参与共同破解新问题,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2023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提出八大浸润行动。

以上顶层设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在社会参与共同破解家庭教育新问题方面存在不足。主要表现是:

一是经济基础寡患不均。从教育类型看,学历教育、幼儿教育、亲子教育、课程辅导等教育投资已有相当规模,且体系成熟;但亲职教育明显弱势,全国性的亲职教育体系、政策覆盖面都不完善。这既有政府引导力不足的原因,也有社会普遍重视度不足的原因,还有家长认可度不高的原因。经济是基础,投入不足,必然造成社会支持体系供应不足且不平衡。从全国性的区域看,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家庭,其教育资源类型的供给普遍优于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从山东省内看,济南、青岛有相对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亲职教育中,而菏泽、聊城、滨州等地就很匮乏。

二是教育目标单一且人才匮乏。我国的教育仍偏重于智育也即学历教育,忽略了家长教育。仅从山东这个较小区域内的实践看,亲职教育仍处于边缘化境地,家长未将自己作为教育对象之一。基于此,带来两个现象:实施家长教育的教育人才队伍不足;服务匹配度低。

四、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建议

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应通过以下路径来构建:

(一)完善政策法规和制度保障

一是推动地方性家庭教育条例落地,明确社区服务标准与财政投入比例。二是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健全指导服务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二)体制机制建设

构建政府主导、教育机构实施、全社会参与的体制机制。政府主导政策构建,教育机构具体实施、评估修正,学校、社区及家庭参与,齐心协力将政策落到实处,最终达到家校全员参与、互动互补。

(三)整合和资源共享以开展亲职教育,实现家长提升计划

教育机构可以通过社区在线教育资源共享与线下资源相结合的方式,为家长提供易得、可接受的教育产品,包括阅读、绘画、舞蹈、旅游、美食、设计、科普等。同时,借助这种方式,传播家庭教育新理念,分享家教新方法,综合提升家长知识素养和能力素养。鼓励企业等参与开发共享,形成多元化供给体系。社区将家庭教育指导作为公共服务重要内容,构建普惠型服务体系。

(四)构建家庭教育救济机制

教育机构对接社区,可以建立线上、线下教育专家人才库或学科人才库,结合具体社区、教育志愿者,多层次多形式,为家长提供实时救济,解决教育方式、亲子关系、课程辅导等难题,实现真正的帮扶功能。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互相成就,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全社会的关切,也是成功教育的前提。

参考文献:

- [1]管健,陈兰双.代际传递与代际反哺:文化自信代际培育的传递机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
- [2]仲红俐.社区家庭教育课程开发的策略探析[J].湖北开放大学学报,2024,44(3).
- [3]陈凌岳.全面培养视角下教育方法体系的困境与重构[J].教育导刊,2025(2).
- [4]焉祯.从“寒门难出贵子”之问探寻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J].教育评论,2025(1).
- [5]肖璇,樊蕾,韦晔,严辉.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现状探究[J].西部学刊,2025(1).
- [6]郝海波.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婚姻家庭辅导政策考察[J].社会政策研究,2025(2).
- [7]张文梅.“五育”并举提素养 融合育人促发展[J].陕西教育(综合版),2025(Z1).
- [8]胡立强.开放大学与社区协同共建学习型社会的实践探索[J].湖北开放大学学报,2025,45(1).

Exploration on China's Social Suppor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ducation

GENG Xiu-qin

(Shandong Polytechnic, Jinan Shandong 2501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reforms, the coexistence of single-child and multi-child families has intensified challenges in family education. These challenges stem both from parents' insufficient awareness and capabilities and from inadequate social support system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is essential: government-led initiative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mplement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ust work synergistically to empower parents. This includes updating family education philosophies, enhancing parents' knowledge and competencies, and enabling them to better fulfill their parental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 family education; parental educa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ocial support system

(责任编辑:陈思婷)